

● 蹇先艾

酒家

中国现代小说名家名作原版库



· 中国现代小说名家名作原版库 ·



酒 家

蹇先艾

据新中国书局一九三四年初版排印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现代小说、散文、诗歌名家名作原版库：简装书/鲁迅等著；王彬编．—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8

ISBN 7-5059-3092-3

I. 中… II. ①鲁…②王…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现代 IV. I21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17753 号

书 名	中国现代小说、散文、诗歌名家名作原版库
作 者	鲁迅等著 王彬编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奚跃华
责任印制	李金玉 邢尔威
印 刷	北京市社科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32
字 数	8000 千字
印 张	365.375
版 次	2002 年 5 月第 1 版第 4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3092-3/I·2339
定 价	598.00 元 (全 86 册)

序

具有现代意义的小说端始于五四。

所谓现代小说，含有时间与性质两层涵义。时间，是指五四至建国那一历史时期；性质，是指主题与艺术形式。

相对于中国的传统小说，五四以后的小说，有着截然不同于以往的特征。大体上说，就叙事方式而言，以性格小说取代了情节小说；以多元叙述模式取代了单一叙述模式；以西方短、中、长篇小说的体式取代了传统的章回、话本与笔记小说。尤为重要，是观念上的变革。五四时期的小说家们揭橥了“为人生”与“改良社会”的宗旨。在他们的笔下，主体形象不再是封建社会的上层人物，而是被压迫的农民、工人与知识分子了。这些，对于中国的传统小说，无疑都是天翻地覆，闻所未闻的。

这是纵向的断裂。横向比较，相对于西洋小说，五四以后的中国小说，本质上是移植。“属于欧洲的文学系统”（郁达夫语）。这一系统发展到二十世纪，流衍为两支。一是现实主义，一是现代派，构成了二十世纪小说主潮。中国的现代小说主要地承袭了现实主义手法，并在短期内与世界文学接轨，成为世界文学的一支。

可惜，历史留给中国现代小说家的时间，过于短促，不过短短的三十个年轮，从而不可避免地使这一时期的小说家们，对于西洋小说，更多的还是学习与借鉴，即使在成功小

说的背后也往往笼罩着西洋的暗影。尤其是对西方现代派小说的学习与实践，囿于国情，相对于现实主义流派，更见薄弱，举其成功者，在中国的现代小说中也只有新感觉派一支。对中国小说传统，五四以后，小说家们采取的是决裂态度，将污水与婴儿一同泼掉，到了四十年代，方引起注意。但是，无论如何，中国的小说，在短暂的三十年里，毕竟现代化了，并且贡献出鲁迅、茅盾、巴金、老舍那样的小说大师，不仅丰富了中国也丰富了世界文学宝库，至今仍蓄孕着深厚的文学价值与社会再认识价值。有鉴于此，将这一时期的小说，汇辑付梓，或不是无谓之举。

1992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决定出版《中国现代散文名家名作原版库》，我受其委托，选编了三十种，现在又受其委托，仍选编三十种。原则上一如其旧，一为名家，一为名作，这里就不啰嗦了。

需要申明的是，由于体例与字数的限制，入选的三十种，只选中、短小说，每位作家只选一种，这样，不可避免地会有遗珠之恨。倘有可能，我还是愿意把这项工作继续下去，至少再承担一次长篇的遴选。因为这样的工作，可以免去许多读者的翻检之劳。当然还有其他。比如，我们现在选择干部，常说“开放型”，这一准则，对于小说，它的研究与创作，也完全适用。所谓开放，不单纯是横向，也应该是纵向。而且，在现、当代小说之间原本没有界限，却人为地长期划了一道鸿沟，乃至在许多问题上重复劳动、数典忘祖，而又津津乐道，不知早已为前人所做，所云。当然，这些话，今天再说，早不新鲜。我之所以重复，无非是强调这个问题的重要，这或者要被讥为“菜刀不削自己的柄”。但无论怎样，新巨人总

要站在老巨人肩上，才能更高一点。何况见贤思齐呢？

王彬

书 目

- 一、鲁 迅：《呐喊》
- 二、杨振声：《玉君》
- 三、李劫人：《好人家》
- 四、郭沫若：《塔》
- 五、许地山：《危巢坠简》
- 六、张资平：《不平衡的偶力》
- 七、叶绍钧：《线下》
- 八、郁达夫：《寒灰集》
- 九、茅 盾：《春蚕》
- 十、王统照：《春雨之夜》
- 十一、郑振铎：《桂公塘》
- 十二、老 舍：《月牙集》
- 十三、刘呐鸥：《都市风景线》
- 十四、冰 心：《超人》
- 十五、废 名：《竹林的故事》
- 十六、柔 石：《二月》
- 十七、丁 玲：《在黑暗中》
- 十八、沙 汀：《兽道》
- 十九、艾 芜：《南行记》
- 二十、巴 金：《发的故事》
- 二十一、施蛰存：《将军底头》
- 二十二、赵树理：《李有才板话》
- 二十三、张天翼：《速写三篇》

- 二十四、蹇先艾：《酒家》
- 二十五、徐 讷：《鬼恋》
- 二十六、吴组缃：《西柳集》
- 二十七、萧 红：《旷野的呼唤》
- 二十八、穆时英：《白金的女体塑像》
- 二十九、孙 犁：《荷花淀》
- 三十、张爱玲：《传奇》

蹇先艾(1906—)，贵州遵义人。笔名有罗兴军、陈艾新等。

蹇先艾是著名的一而再之的乡土文学作家。他虽然在少年时代便离开了故土，却始终以贵州的风土与人物作为他的写作对象。他曾说：“我以为感觉着以都市生活来作材料的创作是太普遍了(虽然其中不乏佳作)，便妄想换一个新的方面来说。——这新的方面即是一些边远省份乡镇中的人物和风景。”他最好的小说主要集纳在《酒家》、《还乡集》、《乡间的悲剧》内。蹇先艾的小说下笔恳挚，行文绵密，以现实主义的笔触细密周到地刻画出边远而又闭塞的贵州农村下层的悲惨生活。读他的小说是会随着作者迂缓的叙述而感到的情郁窒，同时也会感到一种具有震动性的艺术魅力的。一般说乡土特色，是乡土写实作家矢志求之的，一旦把它与人物的命运交织叙述，是会产生较好的审美价值，至少是多了一层内涵，因为乡土本身便是一种文化。反之，对乡土的描述如果游离人物，则会适得其反，成为拖累。蹇先艾则较好地解决了这一矛盾。

《酒家》初版于1934年11月，收短篇小说十篇。其中《到镇溪去》、《酒家》、《四川绅士和湖南女伶》均是受到称赞的优秀作品。

目 次

诗人朗佛罗	(1)
到镇溪去	(12)
四川绅士和湖南女伶	(28)
血泡粑的典礼	(55)
美丽的梦	(66)
酒家	(73)
迁居	(99)
盐巴客	(112)
仆人之书	(121)
被遗忘的人的故事	(132)

诗人朗佛罗

我和灵影君在P市保卫界的马路旁散步，徐徐地前进，心里感到一种极松的愉快，不像在西城那样穿过忙乱的街衢，总是侷促与担惊。夕阳远了，晚风剪剪，轻袭着我们的夹衣。灵影君是一位把人生看得很容易的人，他的脸上跳跃着浪漫的微笑，一只手拿着帽子，于是就露出了头，好像有意陈列他的光泽的头发。一只手里的黑漆杖，像一柄剑在空气中飞动，与早晨公园中那些拳士舞剑的章法截然不同；我的朋友是一位数学学者，所以他的舞也就是弧线舞。我们絮谈着，在五分钟之内差不多要更换几种谈资，彼此的话可以说一点头绪都没有，好像许多散乱在地上的珠子，缺少一根线去穿起他们来。

“很久没有看见松乔君的文章了呢。”忽然在我记忆的边缘印出阔别已久的松乔君，（一位城中的文士）于是谈锋飞快地就转到他身上。

“很久吗？有些日子了！你是不是说长子？”我的朋友带着滑稽的口吻问。

先点头来替代我的回答，听见松乔君的那个奇异的微号，因为笑，我的口沫都飞溅出来了。

“听说这位先生是在为爱情而忙着哩。”

“我也听说了，原来你也知道啊。——他的对象究竟是谁呢？”

“大概是汀生的姊姊罢！”

“那是多么活泼的一位少女啊！”

“是活泼哩。”

我们不约而同地都笑起来。

“啊，灵影君，你们为什么一向都叫松乔做长子呢？”充满了好奇心的我，向来对于这一类的问题是不肯轻易放松的。

“一个徽号。”是他的回答。

“自然是。”

“这不过是去年大家好玩给他取的一个外号，也可以说公送他的一个伟大的头衔罢！你打听它做什么？因为——”

“因为什么？有典故罢！”我是这样的性急，把他的话又突然打断了。

“因为美国有个朗佛罗，中国也就有个松乔——这样你或者还是不懂，让我从头一二的说明罢。因为朗佛罗的诗很早就有汉译了，据说是在满清的末页，想来再再也早不了。这位先生很神奇，把他的名字竟直译成‘长子’；在白璧德的高足一类的人物的眼里看来，这自然又是什么软译硬译，又有了做批评的好材料了。——不过就我们这样的俗人看来，却觉得这个译名有趣得很，不能一笔抹杀哩，……哈哈！”

灵影君是个胖子，颤动着脸上的筋肉，有点演说家的风度，侃侃地谈着，手杖都飞投到地上去了，他忙停住说话去拾起来。

“太酸了！还没有到正文，底下呢？你简直是在做桐城派的文章了，这样摇曳生姿的！”

“底下吗？你就静听好了。这位美国朗先生的半身像，我们已经屡屡在文学史上瞻仰过了；银白的须发，仪表深沈和

葛，真是有点道貌岸然，至于他老人家的身段是否颀然颇长，那我可不知道。——不过如今，现在，因为有了上面这一段掌故，‘长子’的徽号便被我们毫不客气地拿来奉送给松乔君了。当然，并不见得我们这位朋友也会做朗佛罗似的诗，有朗诗人那样大的年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的身材太高了，和我们比起来，伸起胳膊也就刚好达到他的头部。不管三七二十一，我们就叫他长子。一方面荣膺大诗人，一方面他的确是个（Long fellow）；我们一叫，他就欣然答应了，哈哈，你明白了吗？”

“哦！哦！”

不过萧群，灵影接着又说了，“你要知道松乔君他虽然不会写诗，不过散文写得很流利啊！说他是散文诗家也可以的罢。”

我附和着说：“那自然可以。他的散文我觉得仿佛有点什么人的味儿。什么人呢？我急切也说不上来。大概是——”

“日本人么？”

“有点像！他仿佛在学KM君，恐怕未必是直接受日本人的影响吧……”

两个人谈着闲天走路，往往真类乎有一种“缩地奇方”似的，而且并不生什么疲乏之感。在眼睛的一瞥中，我们望见辽阔的M大街了。走到有一根带红灯的方柱下，这就是所谓电车站。灵影忽然收住脚步，他并不回头去了望东来的车辆的消息，却向M大街看去。我走得落后了一点，刚到他的面前，他就把我的衣服一扯，头颅向前摇动，低声说道：

“有趣呀！看见没有？长子来了！”

我以为他是在开玩笑，没有理会；因为这是灵影君的惯

技，而我已是屡见不鲜了的。不过这回他好像真有所发现的样子，口里还在继续着：

“那不是，那不是长子么？”

天地间的事情凑巧的时候，有的是差不多你一谈到某人，某人就会来到你的面前，这乃是常有的把戏；论理学家则认为一种偶然凑合的或然性。

我将信将疑地抬起头去寻觉这位来人的踪迹；在街的东北隅眼光一掠，便捉住了他的颀长的影子。松乔君正在B剧院的巷口徘徊着。帽子盖到眉头，（这是他的习惯，正如许多学者或者文士爱把帽子带到后脑上一样，）他穿一件深褐色的湖绉夹袍，黑皮包庞然地挟在臂下，有点类似魏禧的大铁椎传中那位大铁椎的神气。并肩的是一位妙龄的女郎，一副天真的桃靥，眉宇上隐约低回着轻浅的笑影，一只手臂上搭着春天的夹大氅，眼睛不时向地下望；他们的两双革履起落得很整齐；虽然不是在操场上，同时也没有人在喊着口号。

“那一位女士显然是长子的爱人了。”

灵影君是否如此设想，我无从得知；我却不由得这样揣摩了。我的视线慢慢地移到那位少女的脸上，很奇怪的，说很平常的也可以，心头便泛起一层旧日的汀生的姊姊的轮廓来。但是这轮廓现在已经涂上很鲜艳的彩色了。

“那我们又认识了，曾经会过好几次的呢。她万一看见我，因为陪伴着松乔君，不会局促起来么？”

灵影在我的思潮起伏的一俄顷之间，已经跳上东边开来的第三路电车了！他真像什么幽灵的影子，那样的伶俐，那样的迅捷！从电车的窗内伸出头来，他向我大声说：

“萧群，对不起得很！你和长子们谈谈罢！我五点半还同

人有约会，先走一步了。”

我有点惘然，仿佛忘掉了自己的存在，站在一棵树下，灵影的话微微地刺着我的耳轮；时间不允我再作什么回答，眼前蠕动着的地车的影一闪，便向远处淡然地消失了。等我再一度抬起头，长子和他的女友已经走到我的身边，我显得非常窘迫：第一，我的并不锐敏的鼻子马上就奇痒起来，醉人的芳馨，片刻间便布满我的周围了。这不像烟氛，我们看不见他的形迹。我怕被他们所发现，想法子躲藏，垂下头去；但是头不听命，于是由低首沉思变成五十度的鞠躬。长子还我的是一朵笑，从唇边浮出的；还有一个微晕的很有诗意的酡颜。他的女友从各方面看来，都像汀生的姊姊的模型；换句话说，也就是我在T教授家里见过若干次的抱负不凡的B女士。我的可怜的头又得点一点。她的身子侧立着躲避我的眼光，仿佛很羞涩，掩着口，有点要笑；——不，有点心跳罢？

没有我们伫立在马路旁寒暄的闲豫，第五路的电车，铃声不断地高扬着，驶到W大街的南口了。从人丛中挤着，我攀登上去；我没有想到长子及其他也跟着上来了，竟和我有同车之谊。

“他们为什么不坐洋车呢？同这些九流三教的人挤在一起，不很受罪的么？而且说话也不大方便！”

我这样想着走进车门，立刻就攫到一个座位。长子及其他也坐下了，填满另外的两个空隙。谢谢天！他们没有和我坐在一排，却坐在我的对面，给我一个满足的欣赏的机会。请原谅我，“欣赏”两个字太亵渎诗人了！

我的朋友松乔君（也就是说诗人朗佛罗君）和他的女伴比较起来是很美观的：一位极宇宙间长与大之能事，显然是

一个电影中女性的保驾者的神情；那一位有点像依人的小鸟儿，比羔羊还来得柔驯。古人说得好，“女子无才便是德。”我敢说“她是才德兼全，”这并不是夸口的话，你不信，自己可以去找佐证。因为我不做美的相逢，使她变得很忸怩，态度失却自然，说话总是那样低沉，逼似燕语，有时仿佛花间的营营的蜜蜂的短歌。但是笑声，尤其是长子君的，却轻微的偶尔，也略带高朗在空气中抑扬着。在闷室的车中，四处都散布着唾液和烟氛，混和着汗与肉的气息；这里，长子君和B女士的小小范围之内却在表现着美与爱，悱恻与缠绵。他们密切地偎着，话语像卷舒的波涛那样的赓续，但是不容易听到拍岸的巨响。他们的嘴唇总是颤动着，因为是低语，所以无须乎用手势来增加语气。然而脚下却有时击着音乐的拍子。朗佛罗君的身躯竖得很直，像北平圆明园里一根石柱，不过是活动的；并不回过头来看我，身躯虽直，却是扭向B女士的那边。他的脸只看得见一个侧面，头轻摇着，又有点类似微颀中的孤松，如醉如痴地带着骄意，——是一种神秘的色彩，没有法子分析。这篇浪漫故事中的女英雄的姿态，比从前更轻灵了一些，似乎又是高了一点，略形清瘦；瘦，倒是更增美了她的神宇的活泼与婀娜的腰支。因为是在进着Y大学所以满身都透露着洋味。洋化已经划分开她的今昔两个不同的伟大的时代了。

坐上车，我的眼睛没有放松他们一秒钟，不错，我是第一次也许是若干次的广眼界；骂我是乡下人进城，或者刘老老进大观园，我都俯首无辞，甚至于还要莞尔而笑，但是你得称赞我是一个好公民，我并没有忘却乘车纳费的义务；拿出一张六十枚的铜元票来了，同时我还想做几分钱的人情，当

一次虽小亦荣的东道。竟不做美，卖票生从郎佛罗君那方面走过来，不从我面前经过，显然是拒人于千里之外。B女士已经从她的钱包内拿出一毛钱来了，这自然是买自己及其“他”的票，因为一个人的票价是十八枚，只要坐过这路电车一趟的人都明白。

于是我乐得震着喉咙了，“我这儿买。”

长子君则大有古君子之风，也是当人不让的，口里喊着，“三张，三张。”然而手并不向袋内伸。

然而那一毛钱是不够的。

女英雄有点愠然，皮包第二次答的一声被打开了，添上几个铜元去。

“不够。”卖票生有点鄙夷地摇头说。

“短多小呢？”我来补足这个短少的数目当然所费有限了，慷慨地发问，随着向松乔君递过去几个铜元。

诗人朗佛罗把他的长手伸过来，拿了一个大铜板，一面滑稽地笑着，是笑他们的捉襟见肘呢，还是笑我的小慷其慨呢？因为他的笑太神秘了，使我很感推测的痛苦。

诗人的爱人把皮包阖上，先似乎有点薄嗔；不过和她的旅伴一谈着，心气和平的色调马上又烘托到脸上来；她的眼睛的光波飞舞着，故意把身于向前微微一弯，抿着嘴笑了。

电车在微风飘动之中，载着我们飞驶。B女士的身体轻轻地摇动着，也许是一种得意忘形的表情；不然便是受了车行的震撼。这电车，真可恶！不该开得这样的匆忙！我先是低下头的，车板上那些还在冒着青烟的烟卷头和浅绿的口痰，便映入了我的眼中。因为后来一位武装的忠实同志站在我身旁，做了我的屏障，眼光便随时可以投到长子君两位的身上去排